

感受“单元”

2014年“降维法”，2015年“模棱”，2016年“景·别”，三年时间里，每年一个个人展览，从浮雕式的透视压缩物象，到造成视错觉张力的物品形象组合，然后又是室内场景式的装置现场，蔡磊三级跳一样地完成了从个人创作手法到语言样式到艺术观念，三者合一的快速跃进，迅速成长为一个醒目的新晋年轻艺术家。

眼前这个展览是去年年底就开始进入规划了。但是，从春节前一天开始的新冠肺炎大瘟疫，打乱了蔡磊的工作计划，也给他的作品方向带来了变化。现在展览的呈现分为三个相互连通的展厅。第一个展厅四面墙上，还是展出了蔡磊的拿手作品：压缩后呈透视状态的房间和通道。不同的是，透视的房间通道经过前后压缩，再左右二次压缩，改变观看角度和强调空间对心理的暗示，看得出这是蔡磊心目中对于原来透视主题作品的推进。

但是，第二和第三个展厅陈列的作品中，透视的主题几乎消失了。或者说，第二展厅中主要的一面墙上，虽然出现了一系列随着透视没入墙中的床，但它们不再是与第一个展厅一样处心积虑的精致状态。

疫情爆发后，蔡磊租用的位于顺义区杨镇的工作室被封而几个月无法进入。同样由于惊惧，蔡磊居住所在的小区也不准居民出入，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通过网购，然后快递到自己住的单元楼门口。取快递时，为了避开电梯这个最危险的群体传染源，蔡磊每天宁愿爬本单元的楼梯上下出入。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就是吃饭、睡觉、看手机，从床上到沙发再回到床上，最后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躺在、倚在床上。三居室的空间里，床竟然成了最亲密的家具。时间一长，蔡磊萌生了以床作为表达对象的念头。就这样，这些床的形象，就成了本展览第二个展厅的主题。从中间主要墙面上十几架以相同灭点不同深度没入墙体的床上，可以猜想艺术家在疫情期间拼命压抑住的疯狂。

疫情期间每天爬上爬下的单元楼道里的楼梯，也成为了蔡磊观察与思索的对象。爬十几层的楼梯虽然很累，但比起舒适却随时暴露在病毒传播轴心的电梯，肯定安全得多。几个月时间里穿行于楼梯间的经验，就成为第三展厅的主题与内容。展厅中最后一件2.5米高的作品，作为最完整的单元楼道与楼梯的形象，体现出缠绕与周而复始的意向。与其他几件作品中楼梯形象不同的是，楼梯踏步之间的空间不再是虚空而是被另外一种颜色的水泥填实，楼梯结构上所依附的楼道四面墙，却化为虚空，与观者所在的空间融为一体。

在第二、三两个展厅里，透视退居配角，床和楼梯的形象借助不同材料的制作，从艺术家的手中自由地显现，映衬出艺术家对于本次展览主题的选择：单元。因为从字面上看，这次展览所有作品的选择都与艺术家自己日常居住的空间——板楼中的单元住房有关，无论是透视还是没有透视。疫情的破坏使得艺术家不自觉地本能选择了自己每天被囚禁在其中的单元楼，以及室内外的楼道和家具形象，作为承载自己情感的载体。一座塔楼或者板楼，包含很多单元，单元中又包含一串居室；每个居室的住户都借助楼梯上下沟通；房间里又有很多窗户，还有各种家具。所有这一切，共同组成了艺术家楼房中日常生活的叙事。楼房与楼房之间，总有几条陶板或者水泥砖铺就的行道路和几块草坪。2014年以来，蔡磊就把自己生活环境中的这些元素，化为自己工作室里的作品形式与内容。

回头看蔡磊2014至2016年的三个展览，发展方向明确而且非常有效。但仔细分析，其中已然包含了不同的可能性。奇妙的是，经历过这半年多的疫情，艺术家的作品，出现了新的迹象。这就是“单元”这个展览所呈现给大家的。我们可以从蔡磊之前的作品和新的作品里，在的透视形式之外，发现了更偏重作者生活体会与身体经验的方面。这些作品相互呼应，让蔡磊作为一个艺术家，更加丰满和成熟起来。